

2025年第24期新闻稿： 人民渴望和平与进步，而非战争与浪费



《知爱，知和平；无爱，无和平》，戈延·陈（Goyen Chen）作于2022 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，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6 月 24 日和至 25 日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北约）成员国在海牙大张旗鼓地举行了**年度峰会**。这是唐纳德·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职位以来的首次峰会，也是新任北约秘书长马克·吕特的首秀。3 月 13 日，吕特在椭圆形办公室拜访了特朗普，就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多个议题对这位美国总统大加**赞赏**。吕特在会面结束时告诉特朗普，他期待着在自己的“家乡”海牙接待特朗普，并期望“携手确保此次（北约峰会）取得巨大成功，在世界舞台上彰显美国的实力”。

北约 32 个**正式成员国**中，30 个来自欧洲，2 个来自北美。美国不过是其中一员，但正如吕特所言，美国才是北约的主导者，北约不过是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。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特朗普曾威胁，若欧洲不增加军费就要退出北约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因为北约就是美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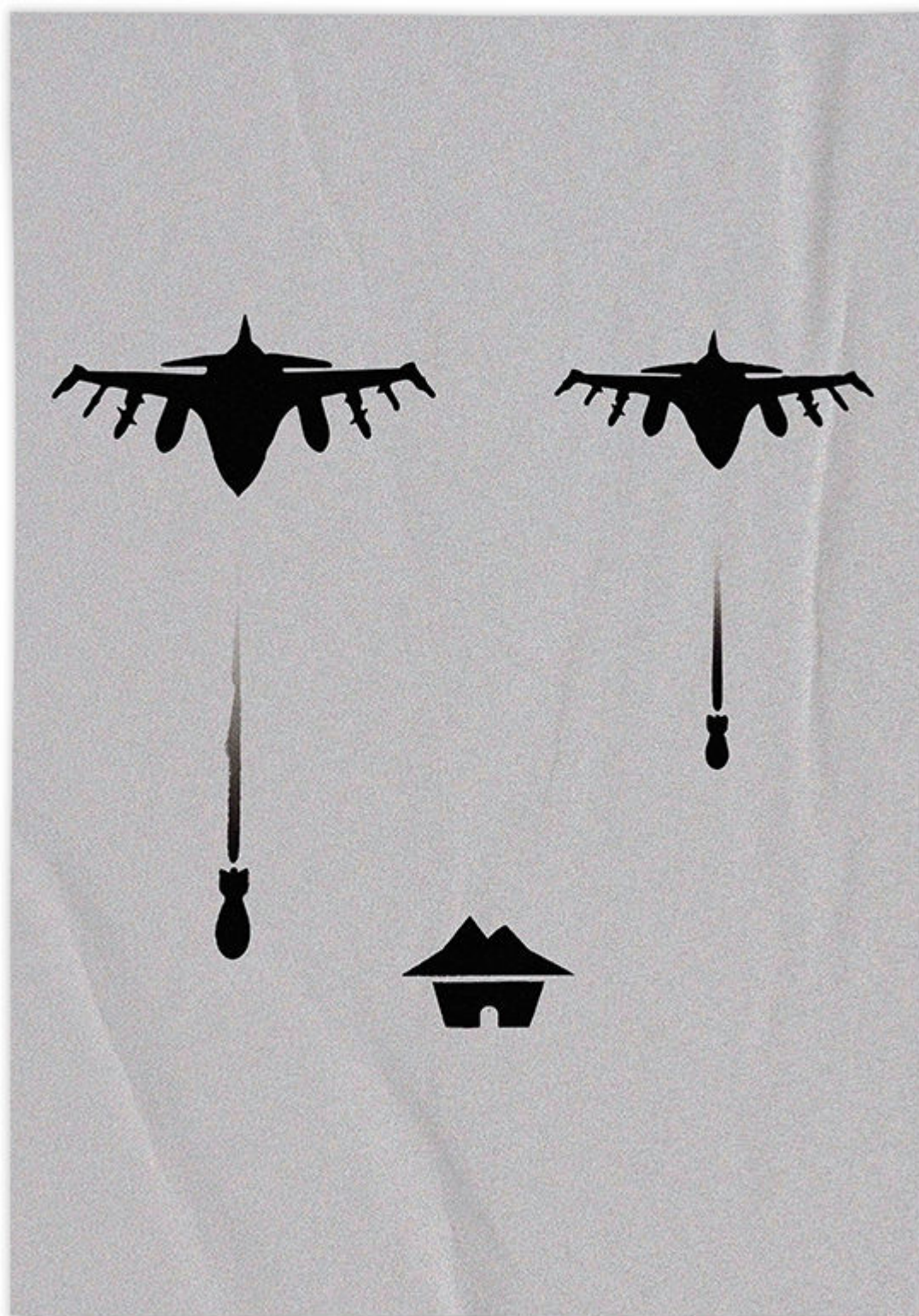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无题》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成员作于 2025 年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、“拒绝新冷战”运动（No Cold War collective）以及我们在欧洲的合作伙伴“泽特金社会研究论坛”（Zetkin Forum for Social Research）共同撰写了六月的汇编《北约：地球上最危险的组织》（NATO: The Most Dangerous Organisation on Earth）。这个标题看似大胆，但并不夸张。这是对当前现实的真实写照。自苏联解体以来，北约发动了多场当今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战争，如今正**威胁**着将我们推向核冲突这一不可想象的境地。这份汇编提供了大量充分证据。以下仅列举该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的两个恶劣行径：

- 1999年，北约肢解了南斯拉夫。
- 2011年，北约摧毁了利比亚政府。

将北约视为一个独立行为体是错误的。正如吕特所言，北约是“在世界舞台上投射美国力量”的工具。自冷战结束以来，美国一直利用北约将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，使其屈从于美国自身利益。当欧盟东扩并试图建立自主的欧洲机构时，北约随之介入，确保任何欧洲的扩张都要由美国主导。人们或许已经忘记，1995年北约轰炸波黑塞族时，发出警告的并非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，而是他那位亲美的的前任叶利钦。他当时**警告**称：“这是北约直接抵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可能引发后果的第一个信号……战争的火焰可能席卷整个欧洲。”1990年，苏联在无奈之下同意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，前提是北约不得东扩（美国同时利用这一举动通过北约框架“压制德国”）。但各方并未达成一致允许美国将北约作为工具，把势力范围一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。同样，也从未允许美国利用北约远赴中国南海等地，以航行自由和区域稳定为借口，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北约就此被卷入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之中，违背了其欧洲成员国自身的利益，而这完全是因为美国**想要遏制**自己“旗鼓相当的对手”。这些对抗与欧洲的安全毫无关系：俄罗斯和中国都未对欧洲构成威胁，俄罗斯一再重申乌克兰的战争完全是出于对边境安全的担忧；而中国也强调，自身是防御性大国，对欧洲没有侵略意图。



《战争只带来痛苦》，戈延·陈作于2022 年

在唐纳德·特朗普于 2024 年 12 月就职之前，他的**过渡团队告诉**欧洲的官员，这位当选总统将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军事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 5%，而此前的目标仅为2%。大多数国家若要达到这一大幅增长，就必须大幅削减社会服务开支（截至2024年底，**只有波兰的军费开支超过GDP的4%**，达到4.12%，而美国的官方数据为3.38%）。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·惠特克表示，尽管这 5%的

要求没有设定最后期限，但“美国期望每个盟国都能拿出切实的计划、预算、时间表以及实际成果，以达到 5% 的目标并弥补能力差距”。

自 1949 年北约成立以来，甚至在整个冷战期间，从未对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设定过固定基准（如GDP比例）。1952 年的《里斯本协定》设定了常规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的数量目标，但由于战后欧洲的经济困境，这些目标根本无法达成。在20 世纪 70 年代，北约成员国需要填写**国防规划调查问卷**，以评估各国的国防开支情况，但仍然无法设定统一目标。在罗纳德·里根执政期间（1981 年至 1989 年），美国国防开支约占GDP的 6%，并再次将北约成员国的军力目标和国防开支**问题**提上日程，呼吁欧洲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 4%。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随着苏联解体，华盛顿担心北约国家削减军事预算。2002 年布拉格峰会上，北约通过了《**布拉格能力承诺**》，再次强调在反恐战争背景下需要现代化军队，但仍未设定正式的开支目标。

直到 2006 年的里加峰会，北约才**正式确立**2% 的军费目标，这是成员国之间的首个正式军费基准。尽管在 2014 年威尔士峰会上加大了履约压力，但成员国仍缺乏真正的落实意愿。特朗普在他首个任期内大力施压，**声称**如果欧洲国家不增加军费开支，美国将退出北约。2022年，俄乌冲突开始后，时任北约秘书长延斯·斯托尔滕贝格便**表示**，2% 的目标将“不再是上限，而是下限”。在筹备今年海牙峰会之际，现任北约秘书长马克·吕特**宣称**，北约成员国必须“转向战时思维，加快军工生产和增加国防开支”。



《何处觅和平》，奥特曼·加尔米作于2022 年

在北约峰会召开前，多个欧洲研究机构和运动组织已经陆续发布文件。其中德国和平与冲突研究所（波恩国际冲突研究学院、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、发展与和平研究所、莱布尼茨和平与冲突研究所）的年度报告指出，欧洲必须为后美国时代的北约做好准备，增加自身军费开支，并转向军备控制以及和平建设等非军事的外交手段。的确，这是应对北约危机的一种方案，但有两个根本缺陷：首先，它

误解了欧洲在北约中的角色，将其视为平等伙伴，而实际上北约不过是为欧洲服务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工具；其次，即便欧洲成员国想将军费开支提高到GDP的 5%，它们实际上也无力做到。

此外，英国政府的《2025 年战略防务评估》基本上就是一份破产良方。英国既没有资源来打造一支新的“混合海军”和“混合空军”，也无能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，或者翻新其医疗保健系统。“全社会动员”的口号喊起来容易，但要为一个困境重重的社会找到资金，却难上加难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英国全国铁路、海运和运输工会以及核裁军运动在他们的《替代防务评估》中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“人类安全和共同安全”的主张。他们提议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：

1. 优先考虑外交、全球合作以及冲突预防；
2. 投资医疗、教育、气候适应能力、社会关怀以及创造薪酬优厚、稳定、有工会保障且有社会价值的工作岗位；
3. 大幅削减军费开支；
4. 立即停止向处于战争状态或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（包括以色列和海湾国家）出口武器；
5. 为国防相关产业的工人和社区制定并实施公正转型方案。

这些目标在当今世界完全合情合理且切实可行，因为这才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声：要和平和发展，而非战争与浪费。

热忱的，

Vijay